春秋左傳要義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一書楚人如齊人例書征伐先主兵

二十七年注傳言至兵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

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

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来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為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

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二十七年杞用夷禮卷末

二國老卿大夫致仕者

國老皆賀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三用子玉以靖國靖內而敗外

子之至國也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為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四　三軍中為尊二軍上為尊

謀元帥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為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

五
郤縠五十守學彌篤使爲元帥
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郤縠公從之
六
漢魏間因伏生謬混虞夏書
注尚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

為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為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畧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七 晉文公利民非一民懷其生

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説文公為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

懐生者謂有懐義之心不復茍且

八

魯刺公子買内殺大夫皆書刺

二十八年注公子至其罪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盖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賛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内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

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於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為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

九　魯殺子叢告晉楚之詞異

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

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屬楚諸侯
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
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今
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為楚戍
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十
晉執曹伯畀宋人三傳異杜謂譎而不正
注畀與也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
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

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為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為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為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十一會以國為序盟則異姓為後

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異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名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名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國皆蔡

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二十八年城濮不書陳蔡卷末

二十左氏於踐土無名王之事與公穀異

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

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
名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名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
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則以王意
自往非晉名之

會溫陳在鄭下與後至例異十三

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
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
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慭杜云秦小子

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為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令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為說耳

十四釋距躍曲踊三百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

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十五 西廣東宮兵

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為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十六 食言肥直氣飽

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偽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為偽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注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為空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

十七傳舉韅靷鞅靽小事明諸事皆備

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葢以時驗而為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

胸者有在腹為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修備明諸事皆備也

十八王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

注大輅至有服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路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十九 秬鬯一卣

注秬黑至器名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

為上罍爲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名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二十釋孟諸之麋

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河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耳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通

二十一　風于澤失馬牛又軍中亡旃

劉炫規過以為放牛馬於澤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旃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旃故知澤失馬牛軍失左旃

二十二　師有功則愷樂愷歌

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

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二十三 衛元咺訟君鍼甯代君坐獄

注大士至之義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為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為治獄史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為坐獄之主甯子為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

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二十四 甯俞為君職櫜饘

注甯俞至者深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為已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櫜大曰囊囊櫜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櫜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鬻糜也郭璞曰饘糜也

二十五 晉實名王而書狩此文公譎而不正

注晉侯至之事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
共尊事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
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
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
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
大不敢朝王故名諸侯來會于温温去京師路近因加
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
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

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為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名王何休云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綦溫去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二十六 河陽趙盾泄冶三事特稱仲尼曰

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名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弒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典變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為證

二十七 諸侯與王人盟于翟泉没公皆稱人

二十九年注翟泉至稱人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
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
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為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
不没公此没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
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
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

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
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
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二十八 晉自温會後嘗伐鄭鄭至今未服
且謀伐鄭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與温二會
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
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
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

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實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亨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温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二心也

二十九 杞用夷禮貶爵曰子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

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十三 城濮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告略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為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来告也楚人来告不言陳蔡者

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

三十一　晉有三軍今增置三行辟六軍名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八

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元年至四年上

一不譏喪娶言不待貶責而自明

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

絶以見罪惡是其義也
二遂不書公子婦姜不書氏
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
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説非
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
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
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
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説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

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
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
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
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
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
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
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
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

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也

三奔者逃死四鄰放者受罪黜免

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寛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寛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

奔放者緣遣者之意爲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求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內外之文異耳

四　會棐林伐鄭先會後伐

晉本與師爲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爲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

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

五

諸侯之卿稱名氏所以尊君命

氏者位尊乃賜是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晅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之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

六遂不書公子尊夫人

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貶去其族

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

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

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

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

孫僑如逆女及其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

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

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不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耳

七 胥甲趙穿同罪異罰

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

八 春秋篡弑之君列會則位定

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

諸侯既已為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嘗畏魯人討已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

九 宋魯弒君晉皆受賂

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

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為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

十得大夫生死皆曰獲

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十一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師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毅言能殭毅

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
禮

二十 犀兕可以制鎧

吳録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答謳者耳

十三　晉靈公殺宰夫寘畚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稟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為之令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為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

十四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

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霤言迫於公之前也

十五正燕不止三爵此趙盾小飲酒

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十六　服本趙盾遂跣而下杜跣作扶

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上堂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為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

十七　宦者學仕學者學經

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為異耳

十八越竟乃免以責盾謂卿位猶在

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為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為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

之於君能無絶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為國卿仗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内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絶故也不猶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閱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来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

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十九 無畜羣公子非驪姬詛乃國人詛

服虔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

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驪姬身為此詛姬死
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
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為亂
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
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
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
初也則是國内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驪姬自為詛
也若驪姬為詛不須言驪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驪

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楊干悼公之子慭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之外更無其人良由逼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二十 公族之官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

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

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靖使玆四人者爲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修之使玆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一二十

適子之母弟卿大夫之妾子屬餘子

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

之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
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二十二 晉有公族餘子公行周禮無此名

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
族公行旣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
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二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
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
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

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
路事與公行同也無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二十三　卿適當為公族避屏季掌旄車

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
孑孑干旄又曰建旐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
之官謂之巾車巾車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
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
適當為公族使避屏季故更為旄車之族自以身為妾

子故使其子為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為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二十四 盾使季為衰之意

旄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季使季為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

屏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二十五　殯後啓前郊與五郊不廢

諸侯爲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

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早瘞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攢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

闕中言之

二十六　釋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為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為水神者魯語賈逵注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揔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

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

二十七　傳言夢天凡三皆恍惚之言

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巳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巳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巳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不勝也

二十八 公子士朝于楚合稱聘

朝于楚正義曰諸侯大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二十九 手五指各有名手足異名

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

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為將指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三十 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

父子也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稱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為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来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弑君之人以弑之為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

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

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一三十一弑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

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

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令為斷也

三十二 左弑列惟趙盾許止楚比棄疾餘從赴

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

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為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為弑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肩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頴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

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辭别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别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内而弑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衛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

三十三 君失位臣出奔皆其自取

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弒未必皆為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趙炎